



今年，我在杏坛也不过是第6年的时间。对于控班，我还是认为自己是失败的。原来，我需要的是一则则的故事。大家都会认为，当老师的只要把藤鞭拿出来，耍一耍，那么全班就会鸦雀无声了。这确实是正确的。然而，有时我还是害怕要与藤鞭为伴，因为我还有一个担心会被有心人去告状。另外，藤鞭的存在确实是让整天的课顺利得多，但是孩子们的心究竟是害怕还是喜乐地与我共度呢？我怀疑。

有一次进班，我严厉地用响亮的声音让学生在10秒里把课室的垃圾“变”走；他们也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应当准备的课本作业等都“端”上桌子。这无疑是一个老掉牙的控班方式。再加上把奖励送给行动最快最有效率的一组学生，肯定能够激起他们怕输的心理特质，从而乖乖聆听我的话。时日不久，班上几个出了名的捣蛋仔就开始了一些挑战的举动。

“老师，拿不到星星不是拿不到咯！”学生甲说道。

“老师，每次都是他们那组的啦！你不用算了啦！”另一个学生也开始不屑地投诉。

“老师，你不要理他们。他们不甘愿我们才这样讲的。”其他组的学生也开始纷纷加入这个辩驳，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地隔空对话。

控班的解藥

讀者投稿

文：薛子晶（馬六甲）

原来，我需要的不是一堆的道理，也不是一条象征式的藤鞭。原来，我需要的只是一则故事，一则听进孩子心底的故事。

这么一来，我开始慌了。任凭多少次的警告或是处罚，那个写着“你能拿我怎么办”的脸就这样挂着我的视线。那一刻，我没有拿出藤鞭，而是想马上逃离这个班级。原来，当上了大人真的不容易。我不擅长处理纠纷的课题，可是当下的我需要机智地把事情化无。

那一刻，我又老套地把道理搬出来，训了全班一顿。这么一来，就是15分钟了。可想而知，这个15分钟对于一堂课是多么宝贵的。接下来上课的时间，我变成了急性子的牧羊人，完全没有时间回头看他们是否有跟上轨道，只是拼命地赶路程，完成当天的教学。说实在的，我真的可以不需要这么上心，因为身为一名辅导老师，我踏入普通班上课的次数是非常少，但是每次想到进班会遇见的场景，心中难免是失望甚于期待。

我想进班的气氛是开心的，我更想他们是有秩序与期待地等待我的到来。挫败，这是一股非常挫败的心情。怎么教书的时间越长，自己也好像变成了这么一个没趣的老师，和当年实习的日子差之千里呢？

直到有一天，我完成了教学后尚有一些时间，就开始问问他们：“想不想听故事？”

“不要啦，老师我们都不小了，还听什么故事？”学生甲乙丙丁不知是谁又开始消极回应了。

“要！老师你说故事，我们要听。”听到学生这样的回应，心里补上了一些的安慰。

我看看班上的反应，有的低着头继续做功课；有的开始跑过位找朋友；有的还在座位发呆。我有些犹豫，也担心学生听了以后会说：

“老师，我们要安静做功课。”当下的心情是凌乱的。

我在电脑荧幕上按了书本的题目，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进入故事。说着说着，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最“叽喳”的同学甲正双目专注地看着我；那个每天跑过位的乙同学也同样地投以一样专注的眼神。就是这两个同学的回应就足够了，你可以想像那一刻的班是多么的安静，好像考试的情景一样。每个眼神好像一个饥渴的灵魂，等着你的故事去填满他们的心深处。

“铃……”铃声响了。我让故事挂上休止符，然后迅速地要离开班上。

“老师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学生甲紧张地问道。

“老师，美人树最后有回来吗？”学生乙接着问道。

“老师，你不要走。下一堂课的老师还没来……”班上又开始你一言，我一语地争着说话。

原来，我需要的不是一堆的道理，也不是一条象征式的藤鞭。原来，我需要的只是一则故事，一则听进孩子心底的故事。那天以后，我进班不需要再1、2、3地倒数让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，而是轻轻松松地踏入课室，看见孩子们都准备好上课的模样，带着期待的眼神等待故事作为奖赏。

我不晓得故事的控班法能够维持多久，但是这是我目前正在操练的一门功课。说故事是一件累人的事情，因为我不单需要备课，还要抽取时间阅读更多更多的儿童文学故事，消化好了以后才可以说故事给孩子们听。

“老师，你为什么还不进我的班？”他们又开始嚷道。

“老师，你的故事还没讲完啊！”听了，我偷偷地在心底笑了。

这累人的控班，至少找到了解药。不管这个解药可以耐上多少的时日，先走了再算吧！